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8nB206

笑堂和尚語錄

清 說　超源等記錄　超晙等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  - 陳之伸序
    - 曹林韻敘
  - 住浙江餘杭臥龍山廣化禪寺語錄
  - 機緣
  - 讚偈
    - 接引佛
    - 達摩像
    - 天童悟祖
    - 天童奇和尚
    - 三昧和尚
    - 自題
    - 與閩雪吼公
    - 與毒山傑公
    - 與瞿目頂公
    - 與吼巖獅公
    - 與霞起晙公
    - 與懶云學公
    - 與古月楨公
    - 贈我鐘沈居士
    - 贈秦伯潛居士
    - 贈雪峨陸居士
    - 贈瑞彰蔣居士
    - 贈上由姚居士
    - 示宿靈侍者看經
    - 示守真玄徒
    - 示王居士入山
    - 贈來清張居士
    - 贈增之蔡居士
  - 拈古
  - 佛事
  - 行實
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笑堂和尚語錄序

天童諸法席，函蓋乾坤，縱橫中外矣。有如弘覺木老和尚，蒙我世祖章皇帝之　召對也，奚翅彩鳳祥麟儀廷，光國屈指、同門共拂；如林野老人，實比肩伯仲，惜蚤以隻履還西，未遑隆禮。爰悉，林老所付囑，計五十人，旃林自罕雜卉，師窟寧產凡兒，然求其韞玉韜鋒、單拈最上、孤光絕響，丕紹淵源，接祖禰裕，弓冶推正系者，非笑堂師其疇與！歸師為名家子，具夙慧根，向父母未生前先形兆異，既果猛脫愛河死灰、參契解粘釋縛，錚錚烈丈夫，五濁詎可多得。隨侍老人多閱年所，疑關畏壘，夾輔交攻，巾瓶罔怠，以故鉗鎚獨辣於師、手眼每過於眾，試繹老人寄贈秋懷一章，則知其印可最先。而年年鍼線都作嫁衣，伐鼓鏗金，揶揄頓解，正如貞士潛修，匪汲汲於功名富貴，然瓜熟渠成，不堪埋沒，擎拳豎指，證明推出，廣化門庭，一鳴再鼓，抑何雄也。嗣是應杯渡、應三聚，復隆廣化，全機大用，蹈古高風，寓內嚮慕不下景星，鄉雲予里居邇金粟，親覲不遙，過包山靜室，喜接霞起晙公，蒸雲隱霧，擿釣探珠，覿面全彰，度越儕等，及觀其所劂臥龍一臠，實為笑堂賢法，嗣夫笑老，現據廣化，豈今者固無法可說，乃以十載前向上接人之艸料，令子代為拈出，壽梓流通，亦可謂不媿家風，克宣世燄。至于刊華就實、以簡馭繁，達祖單傳，不存知解，滹沱棒喝，盡斬葛藤，縱云一物全無，業已和盤托出。千尋高嶂至嶽而止，萬派洪濤迄海而消，具眼者共見，予又何言哉，因善霞公述為序。

時康熙乙巳，壯月穀旦，督理湖廣糧儲布政使司右參政，前刑部廣西清吏司郎中恤刑山東遼鎮等處地方陳之伸頓首拜撰

敘

粵自拈華微笑後，老鬍特地西來，派衍臨濟宗風，獨推天童盛化，燈聯不墜，金器博傳，奪食驅耕，星飛電捲，或嘯傲林泉，縱橫宇宙，群狸魔干，能不潛形滅跡也。茲惟笑堂和尚，乃通圓奇之真子，天童悟之嫡孫，不禁被蓋囊藏，遽爾龍天推出，應杯渡、三聚，露爪張牙，施為逆順，主禹航、廣化，拏雲攫霧，隱顯隨時，登曲彔木於開口處，屏卻唇吻，隨波逐浪，突出祖師巴鼻，踞方丈室，向文字中不立文字，截斷眾流，豁開末學胸襟，言言見諦，點點歸源，豈比尖新玅句、繪水鏤空輩同日而語邪！其高足霞起大師，隱靜包山禪室，鋤雲喝石，不欲露布，旃林獅窟固無異物，亦呵佛詈祖之種草也，遞聞弘覺老人，每加歎賞。予適外氏，董晤凌

生、萬宗兩內兄，得睹霞師所繕刻，有陳大參敘之詳矣。予媿呫嗶家風，未譯西來祖意，且向毫端上流出一道語言三昧，拋穢佛頭大似罪過，倘遇知音拍掌，予將擲筆起云，霞公覓序已竟。
時康熙乙巳，桂秋古鹽官曹林韻沐手拜題
笑堂和尚語錄

侍者(超源慧復)記錄

鹽官包山靈泉菴，嗣法門人超晙等編

住浙江餘杭臥龍山廣化禪寺語錄

師于丙申冬，就本寺受請開堂，陞座云：「數里松雲靄，山梅帶雪開，明月不須招，清風常自來，饑時食，飽時歡，曲肱而枕樂考槃。猥蒙本邑諸檀護等，拈出二千年前一段耀古騰今底奇特事來，至本山直得寒嵓炫色、古殿重光。且道與山家喫瓔珞粥底是同是別？若向者裏委得，孤峰頂上未常屈辱宗風，鬧市叢中無非顯揚般若。」驀拈疏云：「大眾！秖如者些威光，阿誰欠少？又奚待山野颺塵簸土，露布囊藏。雖然，只得賣揚家醜去也。」顧視左右云：「妙舞應知誇遍拍，三臺須是大家推。」
山門，云：「八字打開，撞著彌勒，從什處來？你者箇賊。」遂震威一喝。
韋馱，云：「輔弼叢林，應無間歇，逐惡驅邪，斬釘截鋜。」
伽藍，云：「爾非爾，我非我，大家出隻手，撐起破落戶。」
祖師，云：「者邊底眼高嘴闊，那邊底腦後見腮。」以杖連卓云：「山僧一齊穿卻，免得後人鑽龜打瓦。」
佛殿，插香云：「始從鹿野苑，終至跋提河，用盡自己心，笑破他人口，且道誰是解笑者？」遂大展三拜。
至法座，拈疏云：「一段真風，東君漏泄，既是文彩已彰，不妨重煩饒舌。」維那宣畢，師指座云：「祖印高提，寰中獨據，堂堂坐斷毘盧頂，干聖摠教立下風。」遂陞，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逼塞虛空，包含宇宙，爇向爐中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歲，伏願堯仁廣被，齊日月之恒，舜德彌新，並乾坤而固。此一瓣香，森羅萬有，瑩徹十虛，爇向爐中，奉為滿朝文武、合國采僚，伏願勳名上達，祿位崇階。此一瓣香，共贊皇猷，同襄祖道，爇向爐中，奉為本邑護法、遠近檀那、諸山耆宿、本寺緇流，伏願頓明般若正因、圓證金剛種智。此一瓣香，鍼芥不入、鋸解不開，十載辛勤，末後向通玄峰頂一鎚粉碎，直得氤氳遍界、瀰覆大千，今日對眾拈出，

爇向爐中，耑伸供養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林野先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坐，嵩原和尚白椎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云：「若是第一義，被我嵩原和尚向九仙山頂早已道過了也，更何必者也周由，若是過量漢，不妨出來證據。」璨維那問：「寶座高陞即不問，宗乘向上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輪杲日麗中天。」那顧左右云：「一喝頓開三要印，爍迦羅眼透金塵。」師云：「點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慈雲靉靆覆青山，獨露當軒明了義。」師揮拂云：「向者裏親切道看。」進云：「拂開大地絕遮攔，極目光明吞宇宙。」師云：「添得一重光彩。」進云：「有意氣時增意氣，不風流處轉風流。」師云：「南山突兀碧玲瓏。」那便禮退，師云：「知恩即得。」霞首座問：「古寺頹垣，曲逕松濤，翻瑞色高山流水，興雲法鼓振玄音，向上一機，請師拈出。」師云：「清風生八極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家家梅嶺香風動，在在時逢慶一人。」師云：「誰不恁麼道。」進云：「濟宗千古耀，廣化萬年新。」師云：「無邊春色一時通。」進云：「大眾已知師妙舞，調音合拍為誰宣？」師云：「知音善舉揚。」進云：「秖如世尊靈山會上拈華，百萬人天罔措，惟飲光尊者諳箇什麼，便乃解頤。」師云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進云：「世尊道我有實相無相涅槃妙心，當時付與迦葉了也，為什又向多子塔前、金襴圍遶別傳箇什麼來？」師云：「寧可截舌，不犯國諱。」座颺下袈裟角云：「恁麼則臥龍吼破苕溪月，無尾螺吞御道雲。」師云：「閒言語。」座震威一喝，師云：「好作家。」座掩耳歸眾。問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方便多門即不問，如何是歸元一路？」師云：「爐煙裊裊透青霄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直踏上頭關去也。」師云：「腳跟下好與三十棒。」乃云：「鼻孔撩天，高據法王寶座；眉毫匝地，揭開臨濟家風。奮師子威，野干聞之腦裂；行摩竭令，佛祖窺探無門。驚群句須向驚群隊裏拈出，奇特事必在奇特人前舉揚。拈華微笑，老臊鬍冷坐九年，滅卻瞎驢。先師翁熱行一棒，三玄三要是什碗脫丘，四喝四賓果乃閒家具。」良久云：「雖然，山僧德涼行薄，學淺才疏，況又多痾，自甘放曠山林，嘲風嘯月而已，不期狹路相逢，似難迴避，到者裏雲山溪水拈放一邊，折腳鐺兒相扶出手，舉起先聖家風，恢張祖翁面目，殺人刀、活人劍，赤心片片，踞虎頭、收虎尾，始終不移，把住則孤峰坐斷無人識，放行則亙古風光照大千。且道把住為人是？放行為人是？」以拄杖卓一卓云：「橫案莫邪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斬癡頑。」復舉：「昔日三聖開堂云：『我逢人則出，出則不為人。』興化又道：『我逢人則不出，出則便為人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點即不到，一人到即不點。要做臨濟烜赫兒孫，更須喫廣化手中痛棒始得。何故？本來一種平常事，

疑殺人間幾丈夫。」嵩原和尚結椎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師便下座。
舉首座上堂：「臥龍峰頂虎嘯風生，廣化堂前龍吟霧起。」拈拄杖畫一畫云：「三世諸佛到來入作無門，歷代祖師直下退身有分，天下老和尚亡鋒結舌，現前大眾雖見山僧鼓兩片皮，要且不知落處在。還有傍不甘底麼？」一僧纔出，師云：「住！住！昨夜鼠咬焦尾大虫，趁至三十三天，[祝/土]破帝釋鼻孔，驚得大地山河一齊舞動，闍黎還知麼？」僧擬議，師直打出，復云：「全機展演，殺活自由，覿面提持，縱橫無礙。任他帶角擎頭，拄杖子未肯放過。在且道利害在什麼處？」復卓拄杖云：「諸仁！要入此宗，試問霞起首座。」
結制上堂：「古人學道為人為己，今人學道為名為利，無真心操履，向口吻邊冊子上覓得一言半句，便為學道，造泥犁苦，如此虫豸不可枚舉。諸仁者！若要擔荷箇事，直須向極冷澹平常處著些精力，驀地覷破父母未生前一段光彩，然後不妨與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、天下老和尚同行同坐，同證同修，縱步毘盧佛頂，逍遙自在覺場。且道那裏是諸人娘未生時底光彩？」遂顧左右云：「滿堂雲水客，盡是十方僧。」
天童先老人忌日上堂，舉拄杖云：「看看老和尚來也，汝等見麼？」復卓一卓云：「生平一條拄杖，驚天動地，逆順施為，應用無礙。」又卓一下云：「者裏不增些子。」乃靠拄杖云：「者裏不減些子來也？月臨青嶂萬谿春去也，雲散碧岫千仞翠？且如血脈不斷一句，又作麼生道？梅檀葉葉古風清，吹落人間香馥郁。」
元旦上堂，祝　聖畢云：「祥雲擁座，渾泄天機，旭日當陽，咸明般若。轉大地山河為自己，寂寥非內，轉自己為山河大地，寬廓非外。」遂舉拂子云：「大眾見麼？」乃放下云：「山僧又不喚作拂子也，汝諸仁作麼生道？若向者裏徹去，便知心外無法、法外無心，覿體全彰，主賓互用，年年是好日、時時是好年。苟不如是，秖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」
解制上堂，問：「天下叢林多解制，廣化今朝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去住任縱橫。」進云：「踢翻滄海興雲霧，倒卓須彌許阿誰？」師云：「未善施為。」僧一喝，師打云：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問：「椰栗橫肩挑日月，草鞋背著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罕遇其人。」進云：「攜琴四海尋知己，負笈千山訪一人。」師云：「出群須是英靈漢，敵勝還他師子兒。」進云：「某甲禮拜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也要老僧肯放行。」乃云：「傲雪梅花清更潔，馥郁芬芳香不徹，三三兩兩白兼紅，一一從頭俱漏泄，更說什麼金吾不禁，社舞村歌，在市鬧市，居谷響谷，匝地金聲，普天雪曲，便恁麼去時，四五百

條花柳巷，二三千處管絃樓，一任逢場作戲。老僧不是閒饒舌，貴要諸仁直下休。」
上堂，「魯祖面壁乾坤逼塞，秘魔擎叉已落二三，南山鱉鼻毒氣傷人，大隋覆龜一場特地。大眾！者一隊古錐，雖然各露家風，要且不經檢點。秖如廣化，又且如何？」拽拄杖，一時打散。
僧為武塘錢居士請上堂，問：「壽嶽彌隆即不問，玉燕投懷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一泒苕溪水，滔滔不盡流。」進云：「意氣原從人得，歡娛豈不天來。」師云：「武塘俊傑羨禹航。」進云：「不得帆檣勢，爭到葛洪家。」師云：「禮拜了退。」乃云：「冉冉嶺上雲，飛來為我貧，相見原無語，不來還憶君。雖然居士不來，老僧受供養已，所謂善必先知，必得其福、必得其祿、必得其壽、必得其子。」揮拂子云：「不逢作者不開拳，一遇知音便[中-口+〇][十-丨+〇]。」下座。
山鄰請上堂，「松林幾度秋聲，牛背一腔橫笛，天然大士圓通，怎奈諸仁不識。還會麼？普門大士在諸人眼睫上轉大法輪，作不思議功德了也。如或未然，二六時中切須討箇端的。」遂震威一喝，云：「佛殿裏燒香，齋堂中展缽。」
檀越張九嶷暨心月禪德監院等，請住當湖杯渡菴。陞座拈拄杖，云：「見麼？爾等尋常見拄杖便喚作拄杖，見拂子便喚作拂子，要行便行，要坐便坐，何等直截暢快。及乎問汝，便被拄杖塞卻、拂子礙卻，木偶相似，且道過在于何？」遂連卓云：「速道，速道。」良久云：「山僧今日得利，且喜拄杖子會得也。」便作舞，下座。
九嶷居士孺人誕日請陞座，「今辰乃檀越夫人初度，捐施營饘，請山僧舉揚般若，惟祈福臻壽益悟無生忍。」以拂子擊香几云：「還見彩雲遶閣，瑞氣盈門，燭燦優曇，香熏兜陸麼？如是，不妨花鋪錦上，水漲船高，海屋添籌，培增遐算。」復以拂作〇擎勢云：「千年桃實今朝獻，一帶松雲是壽山。」
張有則、王士我二居士請陞座，問：「一路來鐘鳴鼓響，到者裏鐘鼓二音向什麼處去？」師打云：「向者裏會取。」士便拜，師云：「須知落處始得。」乃舉：「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大眾，至齋時舁飯桶到僧堂前作舞曰：『菩薩子喫飯來。』遂撫掌大笑。後來長慶道：『大似因齋慶讚。』雪竇又道：『金牛不是好心。』」師云：「今日杯渡要問現前大眾，因齋慶讚即且置，那裏是金牛不好心處？若檢點得出，日日饅頭，朝朝做飯，時消萬兩黃金，達者豈為分外，不然喫水也須噎。」良久云：「既爾一眾吝辭，山僧秖得自道去也。」遂合掌云：「端坐受供養，施主長安樂。」下座。

莊良才率眾請陞座：「今朝正值元宵節，社舞村歌月皎潔，諸人箇裏獲圓通，鼻孔依然元不別別不別則且止，如何是圓通處？」良久云：「者裏轉得身、吐得氣，奪彩超群，懸燈傍午，金吾不禁、闊步大方，奚用起三打七刻期取證，已為全機脫落，大地光生。諸仁者固獲大地光生，則各各腳跟不妨瀟灑。」曳拄杖便歸方丈。

師五旬初度，霞首座至山預祝請陞座，「霞起長老知得山僧鼻孔短長，眉毛橫豎，聚得阿堵來，營，成禪悅供，黑白甚分明，諸仁隨意用。龜毛拂、兔角，杖，一時施妙用，驚起南山鱉鼻蛇，聲聲叫道：『住住，待我拈一頌。一天瑞氣繞龍丘，四野歡聲笑不休，主伴重重齊暢適，真機全在芥鍼投。二千年外無生曲，此際拈來大地收，驀地一場閒快活，更于何處祝添籌。』山門前金剛一時忍俊不禁，和身便倒，直得諸仁眼裏、鼻裏、耳裏、腹裏，各各圓滿了也。」驀拈拄杖云：「有意氣時添意氣，花鋪錦上更風流。」

檀越馬其旋昆仲暨眾護法居士等，請住當湖三聚菴陞座：「祥雲生八極，瑞氣動三千，猶喜籬邊菊，三玄旨復宣。」揮拂云：「還有同聲相應者麼？」問：「向上宗乘即不問，臨濟家風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一聲塗毒逼人寒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四眾霑恩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知恩一句如何道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未信你在。」僧拜云：「蒼天蒼天。」師云：「也是布袋裏老鴉振。」白居士問：「今朝和尚到來，水月堂中又添一重光彩。水月家風即不問，即今陞座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堂風冷澹，千古意分明。」進云：「月臨千澗水，風掃一天雲。」師云：「閒言及剩語，緘口最為高。」士禮退，師云：「太伶俐生。」乃云：「今日蓋因現前眾居士虔請山僧主持院事，舉揚佛法，迫不得已，秖且借水溉花，堇酬來意。若論佛法，未出方丈，早已說過了也，及乎陞座，雍雍肅肅，彼此分明，那堪土上加泥！便恁麼會去，未免平地喫交。設或更要者也之乎，轉見敗闕。」遂拈拂，召大眾云：「我不敢輕于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

佛誕日說戒，其旋居士暨諸同社護法請陞座，問：「如何是學人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整衣護缽。」進云：「向上還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直下薦取。」僧禮退。師云：「驢年未夢見在。」黃在郊問：「和尚今日陞座，為什袈裟返搭？」師云：「切莫眼花。」進云：「一點也瞞和尚不得。」師云：「再犯不容。」進云：「且救得一半。」師云：「全自領去。」士便出，師云：「果然可憐。」秦伯潛問：「夫子云『天命之謂性』，如何是天命底性？」師云：「切莫話作兩橛。」進云：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。」聲未絕，師云：「除卻之乎者也道看。」潛便喝，師云：「喝後聾？」士擬議，師笑云：「禮拜了

退。」士便禮，師云：「伶俐居士。」師豎拂子云：「看看，且道是佛法耶，世法耶？直下薦得，煙雲魚鳥悉是真如，家業田園無非般若。所以迦文降誕，指天指地，未常離卻者箇威光，至于睹星悟道，亦不離者箇威光，末後跋提河示滅，亦不離者箇威光，現前居士也不離者箇威光，進戒大德翹懃頂禮，參禪上士趺坐經行，各各亦不離者箇威光。苟或舍此而別求，猶若卻池泉而擔明月去者，有此理乎？不見道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。」以拂子擊香几云：「妄想除也。」復擊一下云：「執著去也。且作麼生證去？」置拂云：「撲落非他物，縱橫不是塵。」下座。

出山回小參，「要知此事，不屬言宣，豈煩耳聽，須向無意味中挨拶一上，忽然拶到計窮力竭處，囫原來飯是米做，若乃終日尋枝引蔓、簇錦攢花，秖成文字依通，實非到家消息。且家又如何到？」卓拄杖云：「千峰勢到嶽邊止，萬派聲歸海上消。」

剃度師諱日小參，「錦江碧浪，澄澄生涯，活鱖天目，白雲冉冉，公案現成，末後向杯渡菴中，孤光迥迥，道骨稜稜，蛻然坐去。」舉拂子云：「且道箇是阿誰？不是潼川九龍山下黑麻張四伯，定是天目東山佛閣遍知老住持，所以明上座難忘驅烏鏟草訓誨之恩，敬拈瓣香重熏鼻孔。何故？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」

張有則薦室請小參，拈拂子云：「有苦有樂，無喜無憂，大似花開花卸，恰如漚滅漚生，只因當人未破識情，便有多般悲喜，若證得真常之理，忻厭自然不生。所以道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」揮拂子云：「若向者裏會得，上無天堂可羨，下無地獄可怖，逆順縱橫，逍遙自在。雖然，即今薦悼，又且如何？」擲拂子云：「都盧一片黃金界，穢土蓮邦任汝遊。」

太卿郭居士請小參，「今朝打七經三日，那事何曾有端的，直須踏破上頭關，任運縱橫無拘束，三條椽下、七尺單前，呆呆坐著，畫地為牢，更向口吻邊討什麼碗？山僧據實告之，貴要諸仁直下承當，同一眼見、同一耳聞。」遂舉拂子云：「還見麼？」復擊一下云：「還聞麼？若是同見同聞，因什諸仁不知落處？若是不同見聞，汝等眼耳畢竟與山僧有異。」復打圓相云：「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摠是春。」

儲與賓薦亡女請小參，「靈源湛寂，本自天然，大道沖虛，體無去住，悲忻煩惱悉是菩提，火宅蓮宮俱為解脫。」舉拂子云：「若向者裏薦得，方知十六年前未常生，十六年後未常死，本體如如，靈光不昧。脫或未然，山僧重為指示。」以拄杖畫一畫云：「會取無生無不生，何妨在在現全身。」下座。

金爾兼薦室儲氏請小參，「臘盡年窮飛白雪，鴛鴦枕畔俄驚折，日面佛兮月面佛，且道是同還是別。誰死復誰生，都來沒交涉，直下便承當，靈光常皎潔。更若問如何，青蓮火裏結。」以拄杖卓一卓云：「徹不徹，多漏洩，剎剎無非妙色身，塵塵盡是蓮華國。」
孝子薦繼父儲與賓請小參，以拂子擊香几云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，入海揚帆，別波舉棹，去路堂堂，是汝妙道，其存也無生無悟，其歿也無死無迷，淨裸裸縱橫無礙，赤灑灑逆順自由，不起寂滅而現諸威儀，不舍凡夫以階諸聖眾。然雖如是，即今薦拔一句又且如何？彈指頓開華藏界，剎那便入涅槃城。」
張體元、子法、來清三居士請小參，「塵塵剎剎普現威權，物物頭頭全彰妙用，飯來開口，水來洗手，箇裏太煞現成，覿面本無回互，為什諸仁不領荷？道不遠人，人自遠道。山僧與麼告報，自合喫棒有分。何故？玉本無瑕，雕文喪德。」曳拄杖下座。
居士沈洪音等薦先考碩臣府君請小參，「堪嘆浮生也，棼紜事似麻，直饒天上福，恰是鏡中華，所以云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碩翁居士委得者箇，便乃踢翻業海，指破情關，結蓮社于三聚堂中，轉法華于化成院裏，而今撒手長行，了無滯礙。」豎拂子云：「汝等還見在山僧拂子頭上現宰官身、唱無生曲麼？若恁麼見得，煙消霧捲，悉是真如，魚躍鳶飛，咸歸妙義。其或未然，更聽一頌。棄卻烏紗入講堂，枝牽蔓引歷多方，腳跟羈絆今朝斷，一任逍遙極樂邦。」以拄杖三卓下座。
孝子超覺薦考懷初蔣公請小參，「靈光未兆，匝地普天，一念纔生，鋪花錦上，須知人人分上本有一段風光，凝然湛寂，隱顯隨緣，毫無變易，所謂一切法不生、一切法不滅，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既爾不生，又復不滅，則知過去未來，一一天真、一一明妙，秖在一毫頭上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裏轉大法輪。且如懷初居士又在什麼處安身立命鄴？」以拂子擊香几云：「迅步便階諸聖位，全身不隔古彌陀。」
孝子赤甫、念斯二居士薦先考均滌趙公請小參，孝子問：「如何是薦亡一句？」師云：「燈燭輝煌。」進云：「還許懺悔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懺悔已竟。」子禮拜，師豎拂云：「惟均翁老居士，常寂光中自能了了，又何必山僧更饒舌耶？然事不獲已，聊慰孝誠。記得昔日先師與老居士抵掌論心，孜孜為道，數年已來，似乎有得，杜門息影，屏絕諸緣，儒釋道流貫通一致，或依經析義，或守默窮玄，忽莫春之初仙遊化去。在均翁分上，知有者不涉三途，于世諦中不無懷念，特請山僧指歸末路。」揮拂子云：「且喜南廓清風、東湖明月為居士證明了也。所以迦文有言：『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』先師又道：『若不以色見，亦

不以聲求，其人亦行邪道，不見如來。』諸仁者！即今鐘鼓梵唄，豈不是聲；香花蔬果，豈不是色。若謂世尊道底是，則孤負先師，抑且虛設佛事；若謂先師道底是，又孤負世尊。畢竟如何折合？向者裏定當得，均翁與先師、歷祖、世尊同登解脫場，共遊華藏境。如或不然，山僧重為註腳。」良久云：「荷葉團團團似鏡，菱角尖尖尖似錐。」下座。

浪山兜率禪院悟修法姪，為本師素和尚起龕請小參，「恭惟素徹法兄，天童嫡孫、龍池真子，肘後有符，頂門具眼，不向鬧市堆頭貴買賤賣，卻來浪峰頂上為雨為霖，一得錦鱗迅步回，頭正尾正；滅卻瞎驢撒手去，以空合空。然雖如是……」卓拄杖云：「到者裏說什九年面壁、三載依龕。且坐斷孤峰又如何化導？」遂倒拖拄杖云：「他家自有通霄路。」

居士沈子文、子冶為薦考妣請小參，舉拂云：「者箇便是太翁太夫人存日用不盡底好題目。諸仁還見麼？迦文指天指地也是者箇題目，達摩直指人心也是者箇題目，宣尼疏水忘憂、顏子簞瓢不改也是者箇題目，天下老和尚出世提持弘揚祖道也是者箇題目，即如尊靈在日，一生行仁好善，擁護法門，詩書禮樂教子訓孫，末後收因結果入大覺場，摠是者箇題目。只如寂然不動，者箇題目向什麼處去也？」復以拂子擊香几云：「還知落處麼？者箇題目人人本具、在在圓成，求官得官、求福得福、求壽得壽、求男得男，隨願所求，無不遂意，即今文、冶二居士孝思誠敬，信有此事，特請山僧舉揚般若，耑為二親同資蓮界，舉步上生，以此發菩提心、建一乘法。且道二靈向什麼位中發揮此題目受不思議大功德事耶？」復豎拂云：「一塵一寶樹，一葉一如來。」下座。

朱昱生、火章二居士薦嚴請小參：「今日乃五先老檀翁終七之期，延請諸山禪德作大佛事，更請山僧闡一乘法。然老居士在佛光中自能瀟灑，奚待山野露布以慰孝思？不知無生即是有生，若知有生便是無生，蓋無生即有生，由緣聚而生，真如之性實未常生也；有生即無生，由緣散而滅，真如之性亦未常滅也。盡十方為極樂國土，遍大地是清泰故鄉，坐斷兩頭，橫超三界，正眼觀來，覓生死相了不可得，彌陀滿耳若絃歌音。脫或未然，更聽末後一句。」卓拄杖云：「黑漆沒絃琴，聲韻甚分明，伯牙不敢碎，留此悟無生。」下座。

羅漢院豁浪法姪掩龕，眾請小參，以拄杖擊香几云：「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，縱橫無礙，逆順無拘。山寂寂，水幽幽，明歷歷，絕同儔，雲歸千嶂靜，月落一天秋。即今一句如何道？」視左右云：「收。」

湧蓮菴翠峰禪師掩龕，孝徒明智、明宗二禪人請小參，靠拄杖云：「翠峰老禪師德布錦江、道行苕水，梵剎圓成、戒珠瑩淨，四眾靡不尊崇、十方悉為景仰，豈期世緣已畢，撒手西歸，末後風光，普天匝地。」以杖指龕云：「者是幻身，法性在什麼處？」復卓一卓云：「者是法性，幻身在什麼處？」良久云：「藏身處沒蹤跡，白雲翠竹原非色，沒蹤跡處莫藏身，綠水青松不二音。」遂作掩龕勢云：「函蓋乾坤句，分明為指陳。」

法華社善信請示眾：「釋迦文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，只要眾生箇箇得此法華三昧，所以初成正覺睹星大悟，便云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性，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』乃至信解行證、開示悟入，信受此經，大非小耳。頗奈山僧無禪可說、無教可論，亦無一法與人，惟貴各各自悟本性、直下承當，便是成佛了也。其如世尊為實施權，開三顯一，秖因不信自心是佛，故乃曲垂方便，說頓、說漸、說偏、說圓，無非標月示人，止啼黃葉而已。」乃舉扇云：「秖要一切眾生向者裏保任得去，可謂惟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，千經萬論一時明，看教參禪無不了，常轉如是經，百千萬憶卷，轉三毒為三聚戒，翻六識為六神通，煩惱即菩提，無明即佛性，乾屎橛、麻三觔、青州布衫、庭前柏樹，一切話頭分明一點也瞞你不得，纔是絕學無為閒道人也。」復揮扇一下便起。鑒石楊居士問：「如何是門內門外？」師喚居士，士應諾，師云：「是內是外？」士微笑點首，師云：「好處說不出口。」君召居士問：「善財參德雲比丘，遶妙峰七日，因什不見？」師云：「非但七日，恒沙劫亦不能見。」曰：「為什別峰得見？」師云：「山僧向第二頭荅汝了也。」士便足恭，師云：「倒也相似。」師復云：「此事非但今人信不及，即孔老諸賢亦難湊泊。諸仁固信得及，便恁麼去，淨土穢土拈放一邊，凡心佛心原非二致，到與麼時，努力向前、竿頭進步，如啞子得夢，心中了了無可啟口處，正好拈來便用，豈不快乎！」顧左右云：「山僧說也說了，諸仁聽也聽了，只如山僧不說，諸仁不聞，正恁麼時又作麼生？」遂震威一喝云：「分明記取。」下座。

大士院恒修禪德暨諸善信于自恣日請示眾，「舉心盡屬輪迴業，動念無非生死緣，去卻多生舊習氣，何須覓佛更求仙。昔日調達在地獄中，世尊令阿難問曰：『汝在獄中可忍受否？』答云：『我雖在獄，如三禪天樂。』世尊又令阿難問：『汝還求出否？』云：『待世尊入獄，我乃便出。』曰：『世尊是三界大師，豈有入地獄分。』云：『世尊既無入地獄分，我豈有出地獄分。』」師云：「世尊恁麼問，調達恁麼答，且道還有利害處麼？」以杖卓一卓云：「天堂地獄碎為微塵，撒向娑婆界外變作寶華瓔珞、上妙法

味，奉供十方諸佛、歷代祖師、天下老和尚，以至情與無情均沾利益。」復擎拄杖云：「瓔珞上味供養已畢，諸仁還見麼？」良久云：「若也一摠不見，都成夢幻，佛與眾生、天堂地獄、萬象森羅、善惡等事了知如夢如幻。大眾既多是幻，畢竟何為真底？還會麼？不然山僧為汝等露真實相去也。」豎拂子云：「看看，一切諸佛菩薩，在拂子頭上同聲讚道：『善哉善哉！汝等恒持此經，當請廣化老和尚舉揚箇事，示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、悟佛知見，永斷憂悲苦惱，速成阿耨菩提。我今為汝保任，終不虛也。』雖然，山僧有奇特一事要與諸仁道破。適纔十字街頭石敢當，湧身起舞，作禮道：『弘揚佛法，普利群機，歡喜無盡。』試問諸仁，石敢當因什如此？」乃呵呵大笑云：「不見道，一家行好事，引得百家忙。」下座。

機緣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巍巍堂堂。」「如何是法？」師云：「海口難宣。」「如何是僧？」師云：「鼻孔撩天。」進云：「三寶蒙師指，出格一句又作麼生？」師便打，僧云：「如是則學人會得也。」師云：「切莫詐明頭。」

問：「今日忽有箇衝浪金鱗來，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漫天網子不饒伊。」僧云：「怎奈自有通霄路。」師云：「盡力跳不出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撮大地如粟粒，拋向汝面前，摑須彌[跳-兆+孛]跳上三十三天，你又作麼生道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好箇金鱗，又被網倒了也。」

問：「冤家撞著對頭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棒打殺。」

師偶拔草適戒標檢米，師問：「是同是別？」僧云：「夏熱冬寒。」師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進云：「請和尚拔草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拔草干汝什事？」進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師云：「且信你一半。」

馬靜玄問：「弟子參禪已久，不得箇入處，求和尚一接。」師便掌，士茫然，師云：「汝再多言，山僧痛棒打出。」

王大話問：「弟子喫三十年長齋皈依者甚眾，秖是不知棒喝旨趣。」師云：「居士喫素未為奇特，你尋常事作麼生？」士云：「弟子無為教。」師云：「既是無為，因什有教？」進云：「因一切眾生生死不明。」聲未絕，師擒住云：「你自己生死作麼生明？速道速道。」士擬議，師便打，士又無語，師一喝，士云：「待弟子禮謝。」師云：「道得許你拜。」士俛首，師云：「我倒盡底與汝道了罷。」直推出門外。

問僧：「船來陸來？」僧云：「船來。」師云：「搖船底是阿誰？」進云：「是心？」師云：「心作麼生搖？」僧便作搖勢，師云：「泊在門外。」

師下堂，舉世尊拈華意旨如何，一僧豎指，師云：「依樣畫葫蘆。」那一僧便喝，師云：「未會在。」居士出眾亦喝，師云：「汝見什麼道理便喝？」士無語，師便打云：「者弄虛頭漢。」古先禮拜起云：「明哲答和尚話了。」師云：「向那裏答我話？」僧云：「適纔禮拜過了。」師云：「似則似，也是學來底。」僧拍禪床一下，師云：「固是學來底。」進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師復打云：「且道者一棒是賞，是罰？」進云：「禮謝和尚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且喜學得一半。」

問：「既是禪師，為什麼佛來不著？」師云：「我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」一僧出云：「某甲問話了也。」師云：「禮拜著。」僧便拜，師云：「老僧今日失利。」

先和尚忌日，僧問：「僧堂前相見了，為什又要挂真？」師云：「一番提起一番親，歷劫難忘十載恩，更欲棒頭何處喫，惟將柏子滿爐焚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則重展舊家風也。」師云：「且禮拜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一條大路踏不著。」「如何是般若體？」師云：「鍼芥不入。」「如何是般若用？」師云：「拄杖活如龍。」

懷敬入方丈云：「當機時為什秖管壓捺某甲？」師云：「瞎漢！須知有轉身一路，方可人前詶唱。」僧慚惶而退。

問：「除卻棒喝，請師指示。」師便打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知些痛癢始得。」僧無語，師又打。

祖庚師弟問：「主賓相見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墻外梅花噴鼻香。」進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且坐喫茶。」

師于武原笠菴天空老師處憩，適瞿目、吼巖二僧來參，問：「師翁昔日舊家風，廣化山頭無異同，舊日家風即不問，驀然相見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上座喫山僧手中棒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棒頭幾處血痕多，點著瘡瘢恨轉深。」師云：「還曾知恩也未？」進云：「今日印符親在手，不風流處轉風流。」師云：「切莫草草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著甚死急。」進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師云：「將謂，將謂。」

吼巖問：「馬大師道，自從鬍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，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即今也不少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箇箇沾恩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獨爾不知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喝則且止，為什金剛與土地揩背。」進云：「今日親見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此間無老僧，你又

向什處見？」僧又喝，師劈面一掌，云：「也不得放過。」進云：「終不敢孤負和尚。」便禮退。
霞起呈頌，師閱畢以指點云：「一切不必，只消這箇。」起云：「若論這箇，直須燒卻。」師作丟勢，僧拂袖便出。
師過響山，霞起問：「既是響山到來，為什麼寂靜？」師云：「今日賴遇知音。」僧便吐舌，師云：「大好響山。」
眾參次，一僧出便喝，師云：「階前綠陰，竹下清風，三十棒未有人喫在。」進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師云：「原來有人喫了。」進云：「珍重我師無底缽，掀翻祖佛破沙盆。」師云：「上座即得。」進云：「大眾一齊普禮。」
大眾芟草回，師云：「適纔草中一大虫，汝等諸人還見麼？」古先便作虎聲，師云：「者畜生未有尾巴在。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生則生已，未解咬人。」僧禮拜。
師持六通數珠問僧：「者是六通，如何是那一通？」進云：「那一通在和尚處。」師云：「不問汝那一通。」進云：「覿面相呈。」師云：「作家禪客。」
師問：「既是師子兒，為什向青草灣頭住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不是者箇道理。」進云：「猛虎深藏淺草窠。」師云：「也只好一半。」僧罔措，師云：「一半也未許在。」
師同首座看壁間法語次，師云：「大凡一切語言，須是賓主互換不犯當頭。」座云：「臨濟兒孫即不然。」師云：「是則也是，似即未似。」座云：「棒下無生忍，臨機不見師。」師云：「好與三十棒。」座云：「者老漢自領一頓始得。」師云：「此間無老僧，打在什麼處？」座云：「正好喫棒。」師云：「全自領去。」座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座便禮拜。
一僧要求智慧，師云：「智慧作麼生求？」進云：「和尚也不知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知底你不知，你知底老僧卻知。」進云：「瞞和尚一點不得。」師云：「知即得。」
師在室中舉問，霞起云：「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，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，內有一句全賓全主，照用分明、殺活自在，若能會得，祖佛同行。且問上座是那一句？」僧震威一喝，師云：「賓耶，主耶，照用耶，殺活耶？」進云：「摠被和尚道去。」師云：「錯認定盤星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不得壓良為賤。」師劈脊便棒，云：「放過不可。」僧云：「也不孤負。」
問：「如何是廣化境？」師云：「處處山花紅似錦。」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悠悠牧笛過前村。」進云：「人與境是何意旨？」師云：「化工勝卻耶溪女，繡遍青山不犯鋮。」僧一喝，師便打。

懶云參，師問：「鴛湖勝境與廣化是同是別？」僧一喝，師云：「者一喝落在什麼處？」進云：「和尚恁麼見解那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恁麼見解，汝又作麼生？」僧拂袖便出，師云：「領取三十棒。」僧復禮云：「起動和尚。」師云：「會得也未？」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祖意？」師云：「指東話西作麼？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雪帆參畢，云：「一見燈籠，便知廣化。」師云：「雖見燈籠，實未到廣化。」在進云：「若不到廣化，焉知有燈籠？」師云：「還見老僧麼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秖如人人有箇生緣，上座生緣在什麼處？」進云：「昨日從山中來。」師云：「來即且止，即今事作麼生？」進云：「某甲禮拜了也。」師笑云：「許子親到廣化。」
僧參問：「昔日師翁拄杖，打盡天下人。」聲未絕，師便打云：「說什昔日今時。」僧懨懶而退。
瞿目、吼巖二上座抵楚，臨行索書云：「閩之與楚兮，山山咸嘯傲，兩口一舌兮，異音而同調，除佛祖翳、掃聖凡障，機似走盤珠，快鷹逢俊鷂，扶宗全在英靈子，大法縱橫賴爾恢，此去潑天弘我道，摠教隨處作風雷。」瞿、吼同禮，辭謝眾，師目送。

讚偈

接引佛(聞肅肩禪人請)

露雙趺，出隻手，五色蓮花隨處有，慈悲普願度眾生，舒光萬丈揚家醜，者些奇特阿誰無，何須引伴金階走，晝夜分明起倒隨，拈香撥火還同叟。

達摩像

西來沒量漢，梁土復何欽，相識云不識，安心不得心，少林醜已播，隻履計猶深，眉目分明在，折蘆何處尋。

天童悟祖

天童和尚，滄海之量，六坐道場，一條拄杖。咦，打盡威鳳祥麟，千古從教榜樣。

天童奇和尚

咄，者箇川藞苴，力量秪如此，四坐曲彔床，終而還復始，半百強瞎驢，箇箇願承褫，不肖親遭帶累來，棒頭深處恨如死。

三昧和尚

珍重木叉，人天模範，光嚴住持，不離如幻，數珠百八常攜手，揚盡尸羅啟後昆。

自題(霞首座請)

這漢眼大眉麤，一生無用，佛法不近人情，世法一味儱侗，瞎驢隊裏逞奇，臥龍山中打鬨。咄，惟有霞起首座，識得老僧鼻孔。

與閩雪吼公

立雪安心志已剛，黃梅夜半露鋒芒，傳來臨濟蒿枝拂，付與閩公蓋萬方。

與毒山傑公

太白山頭一段雄，相傳廣化振宗風，而今分付成家子，打鳳從教復打龍。

與瞿目頂公

三足瞎驢眼似斗，走入金毛呈家醜，此時贏得好風光，倒翻觔斗人前吼。

與吼巖獅公

一條鱉鼻吼巖前，驀地遭他廣化拳，霹靂一聲頭角變，風雷際會在乾天。

與霞起晙公

正法眼兮孰敢窺，等閒拈出普天輝，而今付與霞起子，到處逢人劈面揮。

與懶云學公

潛窟金猊似懶云，臥龍一脈洞於曛，龜毛一柄來傳汝，時集緣成便出群。

與古月楨公

叢林出入幾多年，虎穴魔宮已坦然，從此迅雷風烈後，一輪古月照人間。

贈我鐘沈居士

雖不出俗，道行無虧，百事無知，見義必為，若問向上一著，腦後更與一鎚。咄！見什麼道理方能如是？秤錘捏出汁，虛空敲出髓。

贈秦伯潛居士

直下承當也大奇，丈夫如是古來希，有無佛處不得住，切莫臨風便倒旗。

贈雪峨陸居士

是癡耶，是顛耶，嚼盡虛空無剩口，或吟邪，或詠邪，時人盡道師子吼，自云擊碎珊瑚枝，嗑畔雪梅香噴久。

贈瑞彰蔣居士

一門能學道，豈遜龐蘊老，昔日衣中珠，拈出都云好，且喜了一事，便可一切了，事理要圓融，直須明皎皎，堅守者著子，如獲大珍寶。

贈上由姚居士

一輪皎月恒如晝，照破松雲千萬層，滅卻吾家正法眼，與君白棒任軒騰。

示宿靈侍者看經

遍界清音不覆藏，念來字字響琅琅，檐前滴瀝分明極，何必慇懃數墨行。

示守真玄徒

念頭纔起涉千差，直下分明意不賒，但願汝心常似此，定然春至自開花。

示王居士入山

佛祖因緣荷一肩，知君有志出人前，從今撇卻三車火，舉步鵬程萬里天。

贈來清張居士

入山果擒一隻虎，放出諸人命難躲，欲得竿頭進步時，趙州無字雲門普。

贈增之蔡居士

禹航蔡增之，信心似甘贄，生理且平平，每事成終始，雲水往來不較多，現成供養常如此。

拈古

臨濟更思一頓

廣化當時若見恁麼道，便掀倒禪床，直饒臨濟棒如雨點、喝似雷轟，也無下口處。

僧問乾峰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向什麼處入？」

「乾峰秖有殺人刀，且無活人劍；雲門雖有活人劍，且無殺人刀。若有人問山僧路頭向什麼處入，劈脊便棒，且道是殺是活？」

德山今夜不答話

「德山氣宇如王，爭奈令行不到底，山僧當時見伊道話，也未問為什麼打某甲，便連棒打出，不惟頭正尾正，亦免後人檢點。」

鄭十三娘參溈山

「者婆子不守閨門，到處出乖露醜，溈山秖解順水行舟，不解逆風把舵。廣化當時見伊放身時，但曰：『俗氣也未除。』伊若眼目定

動，便呵呵大笑，不惟截斷婆子去就，亦且疑殺天下禪和。」

世尊敕天王追

「三界諸神擁護正法，雖是草偃風行，檢點將來也是按牛頭喫草，惟有魔王卻較些子。且道正法又如何擁護？」良久云：「兵隨印轉，將逐符行。」

溈山水牯牛

「溈山老漢雖解，帶角披毛向異類中行，卻被仰山一拜，前不至村後不迭店，直至而今無安身之處。且道淆訛在什麼處？具眼者辨看。」

雪峰兩度打僧

「雪老兩度賜棒，可謂恩大難酬，惜乎者僧來去十年，不知棒頭落處，及後同行點破，若不藍田射石虎，幾乎誤殺李將軍。」

古德油餈

「古德、莊主檢點將來，好與三十拄杖。何故？不合惑亂人心。」

文殊白椎世尊下座

「文殊見機而作，世尊將錯就錯，雖然唱拍相隨，未免傍觀者哂。」

洗缽盂

「趙州恁麼接待，可謂十分省要，者僧一聞悟去，未免平地喫交。何故？不見道，千年桃李核，元是舊時仁。」

興化打維那

「興化恁麼提持，可謂見兔放鷹，惜乎未遇作者。廣化即不然，待伊打時，輕輕一送，管教者漢瓦解冰消。」

三喚侍者

「國師三喚事非偶然，侍者三應理合如是，且道負我負汝又作麼生？事從叮囑起，轉轉見淆訛。」

南泉昨夜三更文殊普賢各與三十拄杖

「南泉相席打令，趙州看孔著楔，雖則二俱敏手，難免平地風波。何故？道泰只因天子令，時寧咸唱太平歌。」

夾山境會

「法眼道：『我二十年，只作境話會。』既不作境話會，畢竟作什麼會？」拈拄杖云：「一把柳絲收不得，和煙搭上玉欄干。」

南泉參國師

「二大老雖則各有生涯，未免隨人起倒。若據山僧見處，三人未出門早已錯了也。要知何處臺無月，誰家樹不春。」

秀才會二十四家書

「睦州一點，古篆難摹，秀才不會，怪伊不得，更道永字八法，疑殺天下人不少。」

丹霞打趁侍者

「丹霞稱賞，箭落雙鵰，國師聞得，令不單行，且道侍者分上又作麼生？」良久云：「微雨灑花千點淚，淡煙籠竹一堆愁。」

供奉註思益經

「供奉註經，妄生節目，國師佛意，矢上加尖，更有言句，便推倒禪床，非惟捉敗者漢，且自有出身之路。雖然，莫將閒學解，埋沒祖師心。」

大覺付箭

「大覺付箭，也是無端，者僧便喝，一場奇特，及乎大覺末後一靠，不知落處。何故？鶴有九皋難翥翼，馬無千里慢追風。」

深明二上座金鱗透網

「深上座恁麼答話，可謂俊哉，雖云不入網中，卻被明上座驀下一鉤，釣住半邊鼻孔，行三十里纔得脫去。」

大顛擯首座

「者漢不解作客，勞煩主人，大顛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平民點燈。雖然，也是滴淚斬丁公。」

龍牙引頸

「龍牙只解瞻前，不解顧後。廣化不然，當時見伊引頸時便云：『我識得你也。』再若擬議，劈脊便棒云：『者死漢。』」

佛事

為蓮輝老師起龕：「吾師生平真實，嚴淨毘尼，耑持妙典，窮諸玄奧，念念精誠，心心無間。」以拂子作此[〇@(〇/(〇*〇))]云：「若知者箇消息，便能去住自由、動靜無礙，離生死海、入如來藏。且如何是如來藏？」指龕云：「起。」

秉火云：「適纔恁麼舉揚，還會也未？設或情滯擬議，明上座即得出手相助。」攛火炬云：「碧琉璃內紅蓮綻，輝遍三千及大千。」

兜率院悟修法姪請為本師素和尚舉火，拈火炬云：「光明皎如月，誰謂有生滅？其來也日麗中天，其去也風清大野。」復作〇相云：「達摩不識、六祖不會，娑婆不住、兜率不居，畢竟作麼生？」攛火炬云：「烈焰亙天無背向，騰騰照出珊瑚枝。」

入塔捧起骨云：「巍巍堂堂不與千聖同途，輝輝煌煌豈肯萬法為侶，通身無影像，遍界固難藏，盡大地是金剛體無縫塔，且道者箇向何處安著？」遂送入云：「既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」

湧蓮菴明智等請為本師靈骨入塔，師指骨云：「諸仁者看看，這便是翠老師一生用不盡底閒家具，昔從峨眉來，今向天台去，歷盡冰霜寒焰，便從紅爐跳出，直得孤迥迥全身顯現，峭巍巍了無罣礙。

山僧恁麼指陳，諸仁徹也不徹？若不徹，更聽一偈：疏祖昔年無縫塔，重經好手巧安排，于今請入逍遙臥，從此雲封永不開。」
為剃度元徒守真火，拈炬云：「守真守真，或喜或嗔，作務作行，每事勞勤，忽然他去一病染身，復來臥龍言親意親，而今撇卻閒家具，好向紅爐焰上昇。」擲火炬云：「何處不稱尊。」

行實

丁酉春，平湖華甫、雲溪二居士到山普茶次，監院等請師說行由，遂拊掌大笑云：「若問老僧顛末，摠屬一笑而已。何故？臭名滿播，奚待重翻，僅識片言，以慰眾意。余乃武塘居氏仲子也，母嘗謂：『吾妊時夢一白衣女叮嚀云：「腹中是汝延壽之兒，不可雷同相視，至有後悔。』」母覺而告父，知為大士現身云。未幾分娩，鞠育孔艱，寄于當湖張門為子，故人遂謂當湖人焉。娶生一子，甫齔歲，因伊母亡，亦度為僧，字古先，時蓋丙戌之春。予素性好交譚道，繼父月楂公往任四川未回，主家立業，碌碌數載。一日夢遊天台異境，徘徊不已，醒後思之確甚，欲夢再遊，拊几假寐，委實如前，遊罷回至中途，遇一紅面將軍，持刀怒目，呵我為僧，便驚覺汗流如雨，時二十七歲矣，遂有出塵之念，乃茹素先禮蓮輝為師。至三十一歲，塵牢頓破，秉志棄家，直往天目東山，懇投西蜀遍知師剃度，令參父母未生前話。時刻參究，自覺工夫有進，日間也作得主，夢中也作得主。忽一夜夢大日輪初出，覺來較忖：睡時見底與醒時見底無二，作麼為睡？又如何為醒？正追究問，忽鄰單起身，驚覺已知寤寐摠是這箇主人公也。又一年，昧和尚雲間超果開戒，即詣圓具。回經當湖，旋遊海南普陀，往參天童密師翁。禮畢擬問，翁曰：『我無者閒工夫在。』便進內方丈。予至西堂寮，禮覲先師，敘話間喜之不勝，從此晨參夕叩，誨無倦色，後入行堂寮執事。居無何，因寧波徐護法及餘杭眾檀信公請先師住臥龍山廣化寺，即同出山抵臥龍。先師後住通玄，令自閒兄來招，便同往覲，又入侍寮。一日破顏兄問：『悅可兄，你倒是箇無事道人。』予云：『有什不自在處。』曰：『我也不與你打機鋒、扯葛藤，且把從前所得底說看。』予將天目山所得見處一一舉了，曰：『秖如高峰道：「正睡著時，無夢無想，無見無聞，你主人公在什麼處？」』時面赤不能答。』又曰：『自有和尚在。』遂到方丈禮問，先師曰：『你即今主人公在什麼處？』予便拜，師驀頭一踏，曰：『者死漢。』予暗度：者一踏分明指我主人公，為什不會？又問破兄，他抽身便起，予愈加疑慮。時二隱兄住靜蓮峰，自兄他出常住，內外事悉為料理，覺工夫不得成片，屢問先師，一味痛棒。

問博融兄，舉未已，便大笑曰：『人人到此會不得，益轉煩悶，舊日見解奮劈不開。』一日先師與諸兄圍爐次，予從外來，先師問：『你在那裏來？』予云：『常在者裏。』曰：『適纔外來，又道在者裏。』予無語便出。偶閱《圜悟錄》，先師見便掩卻，曰：『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？』時，亦不能答，先師痛罵曰：『已事未明，食他古人唾沫作麼？』予便禮謝，自想：已分大事，何累師友如是提撕？今若不悟，果牛馬不如也。以此晨昏不辨、寢食俱忘，執壺取茶，便去舀粥。先師見予如此參究，更加痛叱。偶在法堂經行，二隱兄問：『老和尚說兄扭鼻子甚急，鼻子現在臉上，不知向何處扭？』予亦不顧。一晚在大殿經行，開靜後，博融兄把住曰：『速道，速道。』予無答，博兄一推曰：『木頭，木頭。』予更猛力參究，忽聞報鐘響，疑情頓破，便會得高峰枕子公案，通身暢快，遂成一偈云：『鐘鳴打破死生途，無盡冤家摠是他，覿面不知何樣子，任渠作佛任渠魔。』耑待天明呈上，先師閱畢收起，曰：『還有，呈上老僧看。』予信口云：『托缽持瓶面目全，趨承左右已多年，我師更問端的事，只在慇懃三拜間。』先師曰：『拜後又作麼生？』予云：『行者取茶與和尚喫。』便出。先師首肯時，甲申仲春也。適過博兄寮中，博豎拳云：『速道，速道。』予云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』曰：『你那裏得者消息來？』予便掌，曰：『且喜會得也。』予云：『是何言歟？』一日先師問：『天龍豎指意旨何如？』予亦豎一指，曰：『山僧又不然。』云：『請和尚道看。』師復豎一指云：『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，虎逢山勢長威獰也。』曰：『你又向什處見得？』予又豎一指，先師休去。先師誕日，上堂，僧問：『無位真人年多少？』曰：『七七八八。』回方丈徵問：『七七八八作麼生？』予云：『亙古亙今。』曰：『意旨如何？』云：『大眾今日與和尚祝壽日，祝壽且止，即今事作麼生？』云：『請和尚尊重，某甲禮拜。』又一日師擎拳曰：『我今日拳頭痛。』云：『今日不著便。』曰：『拳頭也不識。』云：『果然不識。』曰：『者漆桶。』予便喝，曰：『亂喝。』云：『蒼天，蒼天。』後以事出山，抵三聚超老師處休夏。先師屢有書招彼時入山，心甚切，奈兵阻不能遽往，後有秋懷一首寄贈云：『幾回倚杖立東山，四面涼颸撲老顏，遙望暮雲天外綻，旋聞秋鳥樹頭閒。新書掩卷幽窗靜，舊榻燃燈深夜寒，幾睡曉來呼不應，恰憐我子縱疲頑。』未幾，先師應福城東塔，特來禮覲。先師一見喜甚，復令入侍寮，不違左右直至棲真寺，寒暑往來十有餘年。于己丑仲春三日，命兩序到方丈，付授囑住廣化寺，先師自選日期，即令前去主持管攝。庚寅年，予應平湖杯渡請，兼之三聚菴，時廣化交于虎山吼公主持，云：『子古先披剃有年，出言稍有

靈氣，改名明哲。』令其圓具，并訣出家本分。至乙未初夏，付囑霞起睃公，退辭三聚，復歸廣化。時值年旱，眾不多集，于丙申九秋四日，適予五旬初度，蒙眾護法居士、各山耆宿請，于佛成道日就本寺上堂，為了先師公案，亦為後昆指陳。茲遇新春居士遠來，大眾忻慰，乞老僧揭露家醜，不覺始末全彰。正當恁麼時，不涉陰陽化育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乃舉茶杯云：「更闌人靜後，幾箇是知音？寒暑易遷，各宜珍重。」眾禮退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